

江山文史資料

第二輯
84

政协浙江省江山县委委员会秘书处
浙江省江山县委志编纂办公室

编印



白区岁月

——回忆闽浙赣地下党在浙江江山的战斗历程

……………高展口述 毛作元整理 (1)

缅怀故友林维雁、江文焕烈士……………傅春龄 (16)

种子·火把·红霞

——悼念林维雁同志……………傅春龄 (19)

竹子林诗选 (五首)……………何 炯 (20)

粟裕将军过江山……………祝龙光整理 (23)

谈谈地方志编写诸问题……………林衍经 (26)

耆宿郑仁山……………方炳炎 (35)

附：郑仁山在报刊上发表和公开出版的主要作品目录

…………… (38)

参观郑仁山指画展览会……………丰子恺 (41)

柴大纪传论……………姜裕智 (43)

毛常教授传略……………胡祺清 (50)

朱君毅博士略历……………成言真供稿 愚氓整理 (54)

军统局中的江山人.....沈 醉 (56)

回忆毛万里.....毛世荣 (60)

修志参要(二).....徐光邦 (63)

回忆江山县立民众教育馆.....朱剑蓉 (71)

江山县参议会点滴.....王克勤 (76)

修桥补路及其他.....王寿昌 (79)

报刊文摘

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工作简介..... (83)

江山县志现存版本新探..... (84)

来函选登(七)..... (86)

封面题字.....程远鹏

白区岁月

——回忆闽浙赣地下党在浙江

江山的战斗历程

高 展 口述

毛作元 整理

中国共产党在取得执政党地位之前，它在白区的地下组织，在白色恐怖的环境中，采取“长期埋伏、积蓄力量”的方针，与国民党反动派进行殊死的斗争，有的同志在这场斗争中光荣牺牲了，也有的同志遭党内错误路线的迫害含冤逝世了。然而公正的历史却以最后胜利者的骄傲，记载了这些不可磨灭的功绩。我作为参加地下党斗争的幸存者，有责任如实地来描述我在浙江省江山县委永远难忘的记忆。

一、闽浙赣地下党的由来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共中央候补委员、福建省委书记曾镜冰同志，到中央向刘少奇同志汇报工作。曾镜冰是苏维埃时期留在福建坚持斗争的领导干部，中央听了曾镜冰的汇报，充分肯定福建省委的成绩，决定建立闽浙赣区党委，以曾镜冰为书

记。一九四七年二月，区党委为了加强城市地下工作，将中共闽江工作委员会改为闽浙赣区党委城工部，以庄徵、李铁两同志任正副部长。

一九四六年至一九四七年间，我在上海国立暨南大学政经系读书，从事学生运动，担任民主学生会理事、学生抗议驻华美军暴行联合会主席团主席、沪杭区国立院校学生抢救教育危机晋京代表联合请愿团代表。我作为学生代表，曾参加与上海市市长吴国桢进行关于立即释放被捕学生的谈判和晋京请愿等活动，我的名字被列入黑名单。一九四七年七月，我接到党的通知，为应付国民党对学生运动的血腥镇压，立即主动撤离学校，回福建待命。

我回到福建，福州城工部领导人李铁同志派李楚谦同志与我接上关系，我随即参加福州城工部工作。

一九四七年九月，党派我去浦城负责闽浙边城市工作，由区党委福州城工部长李铁同志亲自到我家来交代任务。李铁同志向我传达了前不久区党委会议上作出的“八·二八”指示精神，他说：“为了使城市更好地为农村服务，地下配合山头，决定将各地城工部组织划归各地委直接领导。”说完，李铁同志把随身带来的《关于闽浙赣人民斗争特点与人民游击战争的指示》等文件，和一封给闽浙地委书记陈贵芳的信交给我，我随即到了闽浙地委，找到地委书记陈贵芳和副书记张翼同志，接上关系。

当时，闽浙地委机关设在福建浦城与浙江庆元县交界处的山头上，生活极为艰苦，寒冬只盖毯子没有棉被，靠床前的篝火取暖入睡。年底，闽浙地委书记陈贵芳把我和几位同志找去交代了一个任务：负责护送从福州和金华两地上山的同志到

游击队去（其中有在永康分娩后回地委机关的陈贵芳同志的爱人）。我的任务是和真树华同志一起，护送金华方向来的同志。行前我和真树华同志考虑到从金华接来的同志需在江山歇夜转汽车，住旅馆很不安全，于是设法找到在江山县中教书的我在暨南大学的同学林维雁，并决定通过她在江山建立“据点”。这就是我到江山开展党的工作的缘由。

按照闽浙地委的指示，分别从金华和福州上山的城工部党员同志共十人，由地委书记陈贵芳同志亲自出面迎接。我们十人组成一个支部，以真树华为书记。在地委机关学习三天，即分头下山，真树华同志留在山头，地委派我下山负责城市工作，并由地委发给二千五百万元（约人民币250元）资本做生意，一面作为掩护，一面以此获得利润作为活动经费。从此我便开始在浦城、江山、金华一带开展活动。

不久，我派人向闽浙地委书记陈贵芳送去书面汇报，内容是在浦城、江山、金华开辟工作的情况。陈贵芳接到汇报以后，曾发来指示说：“高展同志，工作报告收到。目前闽浙两省保安队正大举向根据地进攻，我们正采取内线的外线作战的方针，以粉碎敌人的阴谋。你们不仅要善于发展组织，而且要善于巩固组织。

练俊。”

当时，国民党保密局特务头子毛森，任衢州绥靖公署二处处长兼浙江省保安副司令，是我们最凶恶的敌人。

二、江山地下党的建立和活动

一九四七年十月，我到江山县中找到在上海暨南大学的同

学林维雁，她是暨大中文系学生运动的积极分子，因搞学生运动遭国民党当局逮捕，后被开除回乡，在江山县中担任语文教师，表现很好。我们见面之后，林维雁又给我介绍曾在北京大学搞学生运动的外语系学生、当时任江山县中高中部英语教师的江文焕和他的爱人、英语教师程正迦。他们三人曾经多次酝酿要去解放区。后来经过多次谈心，交换思想，他们决定留下，一起参加白区斗争。一九四七年十月，我发展了林维雁、江文焕和程正迦三人入党。这样就在江山县中建立起党的支部，以江文焕为书记，林维雁为副书记，程正迦负责掩护接待工作。

党组织建立后，又发展党的外围组织——学生读书会，对学生进行革命教育，反对学校当局贪污教职员工薪水，开展罢课斗争。并在优秀学生中发展了何芝清、郑仲达、方维、汪五三、汪延龄、徐时清、周兆贵等为中共党员。在斗争中，林维雁大胆泼辣，她以“梦游新中国”为题指导学生写作文，并教学生唱“古怪歌”。记得“古怪歌”歌词如下：

往年古怪少啊，今年古怪多，

板凳爬上墙，灯草打破了锅。

古怪多，古怪多，古怪，古怪，古怪多。

月亮西边出啊，太阳东边落啊，

天上银河地下流呀，

河里的石头，滚啊滚上了坡，

滚上了坡！

半夜三更里啊，老虎闯进了门哪！

我问它来干什么，它说来保护小绵羊，

古怪多，古怪多，古怪古怪古怪多。

清早走进城啊，看见狗咬人，

只许狗儿汪汪叫，

不许人哪，

用吼来讲话，来讲话！

当时，解放战争节节胜利，新中国的曙光已经从地平线上升起，群众革命情绪日益高涨，敌人对革命活动的镇压也变本加厉，党组织考虑到林、江两人曾因搞学生运动受反动当局注目，于是决定让他们迅速转移。当时考虑最理想的地方是转到庆元，因为哪里靠近党的秘密领导机关闽浙地委。但由于当时找个职业不容易，后来，只得让他们转到家乡衢州去继续活动。

衢州是国民党绥靖公署的驻地，特务多如牛毛。尤其绥靖公署二处处长毛森，是保密局老牌少将特务，这就给我们的斗争带来很多的困难。

一九四八年下半年，为了贯彻区党委关于开展群众性人民游击战争的指示精神，党决定在江文焕、林维雁家乡——衢州九华山一带组织秘密武装，发动武装斗争。为了研究如何开展武装斗争，决定在樟树潭召开一次各县负责人的会议，由衢州支部江文焕、林维雁同志负责筹备。后来，会议地点又改在高寿华同志家里召开，林维雁、江文焕分头准备了油印品《中国土地法大纲》、《目前形势与我们的任务》等以及区党委指示文件，届时我决定前往衢县主持这次会议。一九四九年二月，我去衢县找林维雁接头时，先到衢县县中，在校门口向放学回家年龄稍大的学生打听：“林维雁老师在校吗？”只听一个学生回答说：“林老师叫警察抓走了呀。”我一听知道大事不好，没进校门就连忙赶到江文焕妻舅家里，不料刚走到大门口（注：

住屋与大门间隔一个院子)就看到程正迦同志在悲泣,一旁站着一位慰劝她的陌生女人,样子很不正派,象个盯梢的特务。只见程正迦同志抬头暗示地看了我一眼,我装作过路人转身就走,接着马上去找衢州支部支委高寿华同志,布置了隐蔽工作。

林维雁、江文焕被捕后,敌人紧接着又捕了衢州支部四位同志,这是国民党特务穷凶极恶,血腥镇压革命的又一罪行。我当夜立即乘火车从衢州赶回江山,下车时特务设哨检查,比往常更加森严。我在接受检查回答特务的盘问时说:“我到何汉章家去,走走亲戚。”特务一听何汉章的大名,便立即对我点头哈腰。何汉章是江山县参议会副议长,他的大儿子何芝刚是国民党交警总局的人事室少将主任。其实,愚蠢的敌人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他们哪里会知道,何汉章的幼子何芝清,女婿毛熊祥,都是我们的地下党员呢。

从衢县回到江山的当天夜晚,我住在地下党员何炯家里。我与何炯是一九四八年底由江文焕介绍,通过何芝清才认识的。何炯当时订阅党领导的进步杂志《展望》,由江文焕在邮局里首先发现。后来我们与何炯接上了关系,就和他一起筹划在浦(城)江(山)衢(县)地区发展武装斗争,江文焕去衢州后,何炯由我直接领导。他当时公开的职业是江山县律师公会主席,在江山有很高的社会地位,对掩护地下党的同志有很大作用。我从衢县乘火车回江山时,半夜里敲开何炯家门,通报了林维雁、江文焕被捕的消息,与他研究如何采取对付国民党特务搜捕的紧急措施,并提醒他也要多加小心。何炯说:“我目前还不至于出什么事,目前主要是掩护你。”我们这次谈话在何炯家楼上客厅里进行,我凝视着客厅里的蒋介石挂

象，又看看国民党中宣部长梁寒操书赠的一副对联：

勇气文章堪救国

忠心诗句献忧时

这一切，都是何炯同志有效的护身符。的确，看来他目前还不至于会被捕，于是，我们开始商量下一步怎样开展工作的
问题。

何炯同志建议我应该住到何汉章的家里去，哪里对我来说是最安全的地方，因为何汉章的幼子何芝清入党之后，我已经多次进出何府。开始时我叫何芝清对他父亲保密，不要暴露我的党员身份。时间久了，云云雾雾，晴晴雨雨，何汉章逐渐弄清楚我的共产党员身份，并没有对我有不友好的表示。我们分析认为，这是因为当时解放大军节节胜利，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总崩溃已是大势所趋，指日可待，加上何炯同志经常对何汉章宣传党的政策，何汉章对何炯一向又比较敬重，何汉章的小老婆赵宝美，原是个富孀，有一亲生女儿沈玉妹，早年曾拜何炯为义父，这也是一个有利条件。

第二天，经过何炯出面与何汉章商谈，何汉章果然表示同意掩护我，把我安置在江山城内蓝田坊十一号一座小花园里。这里环境幽静，是赵宝美单独居住的地方，除何汉章本人外，其他人很少出入。

为了营救林维雁和江文焕等被捕的同志，党曾经决定不惜一切代价，以家属名义筹集黄金，采取向敌人行贿的办法，千方百计打通各方面的关系。无奈，保密局向毛森下了一道死命令：“凡在押的共产党员，包括嫌疑犯，一律处决。”我们的营救工作未达目的。林维雁、江文焕等六同志在衢州壮烈牺牲。

但是，我和何炯、何芝清等多数地下党员却没有被捕，这就有力地证明，林、江等六位同志在敌人面前是坚强的，对党是忠诚的。

三、地下党的统战工作

统一战线是党战胜敌人的一个重要法宝。这已经为许多事实所证明。我们当时在竹子林发展游击队武装，了解到有个李老五，当过土匪，手下有六、七个人，七、八条枪。这人对当地情况熟悉，是个地地道道的地头蛇，我们若不争取，就会被敌人利用。为了发展游击战争，我们决定跟他讲统一战线。他后来果然同意接受我们的领导，把他的全部人马带来参加游击队，我当时就任命他为副大队长，这对发展竹子林游击根据地起了有益的作用。

当解放军渡过长江，国民党反动官员乱哄哄竞相逃跑的时候，有一天，何芝清向我汇报他的哥哥何芝刚去台湾路过江山，他父亲何汉章要邀请我出席为何芝刚洗尘的宴会。原来，何汉章的长子、国民党交警总局人事室少将主任何芝刚逃台湾路过江山，因何汉章本人不愿与何芝刚同往，要我出面阐明形势和统战政策，劝何芝刚留在大陆。经过冷静分析和慎重考虑，我认为形势对我们有利，何家的生命财产都在江山，何芝刚不敢对我下手，趁此机会，如果能够争取何芝刚留下，对今后肃反、剿匪有一定好处，于是决定与何芝清同往赴宴。

这次宴会安排在中午，我于上午准时到了何家。何汉章郑重其事地把宴会办得十分丰盛。酒饭毕，我和何芝清同往客厅，与何芝刚开始对话。但见何芝刚不高不矮的个子，粗犷的神态，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我们彼此没有互相介绍身份，开

始我谈了解放军渡江后的形势，阐明蒋介石残余势力纵有弹丸之地，也注定要失败的道理。我以党在浙江各根据地武装力量遍布的事实，暗示他不要轻举妄动，我说：“老兄在国民党里做事多年，想必对国民党反动派的腐败早已看得清清楚楚，今天如能毅然悔悟，投入人民怀抱，则我们完全可以按照我党对待起义人员的政策，以礼相待。”何芝刚听完我的话，老老实实承认说：“蒋介石在大陆的失败，是已经定局了。兄弟我已经辞职回家，准备到香港做生意去。要我留在大陆，那是不可能的事，我的父亲在一九二七年曾任国民党左派县党部工商部长，一向主张国共合作，我去香港后要拜托你代为多多关照。”他既表了态，我们的谈话就没有再深入下去。

这次会见，并没有产生实质性的结果，后来听说何芝刚在台湾开了跳舞厅。

四、接受中共浙东临委领导

一九四七年年底，闽浙赣区党委发生城工部错案，区党委宣布解散城工部组织，不久，我们与上级失去联系。一九四八年，我们的地下党员卓青同志从浦城高中毕业考入金华英士大学，在金华以英士大学学生身份开展党的工作，与浙东地下党的英士大学负责人朱因同志建立了工作上的关系，得以阅读浙东党内文件。后来我们输送了十四位同志到金肖支队八大队去工作。卓青同志曾由朱因介绍参加了金肖支队第一期短训班学习。

我们为了取得党的直接领导，一九四九年二月间，我和卓青二人专程到达金肖支队部，会见蒋明达支队长，将失联后的情况作了报告，请求中共浙东党组织发一电报给闽浙赣区党委

派人来联系，并请求在未恢复原关系前由浙东党领导开展工作。蒋明达同志回答说：“组织关系问题，可以由我们负责向上级反映，由上级解决。并肩战斗，我们欢迎，革命嘛，人多好。”后来，卓青同志去金肖请示工作，蒋明达支队长又叫卓青写了书面报告，由金肖支队送浙东临委。解放以后，在金华的原浙东临委书记马青曾对我们说：“你们报告收到，电报拍出，但未得闽浙赣区党委回电。”

为了加强闽浙边城市工作，我们又成立了临时工作委员会，报金肖工委。以真树华为书记（真树华当时在地委机关，书记拟由金肖支队派一名干部充任）高展为副书记，卓青、夏明为宣传部正副部长，王刚、白文为组织部正副部长，陈达、傅春龄、梁诚、杨子清为委员，统一领导各县工作。

关于武装工作，中共浙东金肖工委提出“打通皖浙走廊，迎接大军南下”的战斗口号，指示我们江山游击队向衢北方向发展，以便沟通皖浙赣支队和金肖支队的联络。为此，蒋明达支队长写了一封亲笔信给苏浙皖赣游击支队长熊兆仁、政委胡明，请他就近协助我们开展工作。我派刘允高同志上山送信，未果。后来，我到缙云、磐安一带建立了一支游击支队，约有二百多人，因为跟应飞同志的六支队同在一个地区，应飞建议支队合并。这件事征得蒋明达支队长同意，由蒋明达代表浙东党组织给我一封信，信中说，鉴于同一地区，建议缙磐游击支队合并于六支队统一建制。我接信后就把缙磐游击支队整编后并给六支队。当时我写了组织关系信，由李华雄同志带去交给六支队，在一九四九年四月正式移交时，独支由高展、卓青出面，六支由八大队教导员陶健、大队长何子英（李秀芝）出面办理手续。

五、发展游击战争，配合野战军解放江山

中国人民解放军渡江之后，我们根据浙东党的指示，宣传约法八章并组织义务消防队，维持社会秩序，迎接大军南下，等候接管。具体工作由何炯负责，我去竹子林根据地发展和巩固游击队，进一步开展游击战争。

我离开何汉章家去竹子林之前，根据何炯的介绍，当时县刑警队有个组长叫何光柏（何炯的侄儿），可以争取利用。结果由何炯去洽谈成功，由何光柏提供敌人内部的情报，并由他掩护我进出城乡之间。另外，我们还发展江山县政府无线电译电室译电员严仿平为地下党员，收集情报，了解敌人动态。

从江山县城西去到竹子林，几经翻山越岭，进入竹子林地界，山青水秀，泉水叮咚，满山翠竹，密密麻麻。那一片片丘陵小山，一层层一浪浪，因竹林茂密，进攻退守都十分有利。在竹子林里，我化名陈进，深入当地农民中，了解他们的疾苦。有一个农民何云法，妻子被恶霸强奸后杀死，赤条条地被抛在大路上，令人目不忍睹。还有一个雇农何尚阳，抗战前到江西弋阳一带挑盐进山叫卖，国民党诬他私通红军将他逮捕入狱。日本鬼子打到江山，看守监狱的逃跑了，何尚阳得以出狱。岂知抗战胜利，国民党反动派回来，对何尚阳还是不肯罢休，他一怒之下卖掉了一个未满周岁的儿子和部分土地，得了一千斤稻谷，用以换得白郎宁手枪一支，参加了我们游击队。

何尚阳为人朴实，作战勇敢，开始时担任我的警卫，由我介绍加入共产党。后来游击大队发展成三个中队，何尚阳被提升为中队长。至一九四九年二月，江山游击队中党员已有何光海、刘允高、何云法、何尚阳、占绿吉等人，游击队此时建立

了党支部。

一九四九年三月，游击队员发展到九十余人，宣布正式成立“浦江衢游击支队江山县第一大队”，由高展担任支队长兼政委，何光海为大队长，刘允高为教导员，下设三个中队加一个警卫班，并从城内组织抽调一批知识分子党员到游击队担任政工干部，游击队在党的领导下，与敌周旋，先后打了几个胜仗。

为了改善装备，我派刘允高同志持介绍信秘密至福建浦城“买鸡蛋”。刘允高同志出发时，带着我以刘允中的化名写给白文同志的介绍信。到了浦城，接上关系，得到三百发子弹，用包装糕点糖果的草纸包好，贴上红商标，放在竹篮子里拎上汽车。上车后刘允高同志将草纸包放在离开座位的驾驶室附近，以防敌人搜查便于脱身。车到江山，进城前又提前一站下车，出色地完成了党交给他的任务。

一九四九年三月的一个早晨，我命游击队中队长何尚阳同志，率三中队战士三十人，前往郑家坞乡张贴标语，宣传群众。标语内容是：团结起来，抗丁抗粮，迎接解放。出发前，何尚阳已事先探明伪乡公所有二十支长短枪，由当地一个姓邵的乡丁班长保存着。游击战士们在郑家坞乡贴好标语，何尚阳就迅速将姓邵的班长挟住。然后一面向他宣传党的政策，说明利害，一面强调我们只要枪，不要人，责令他立即将枪支交出。当时伪乡长邵东图闻讯早已逃走夭夭，姓邵的班长吓得面如土色，只好老老实实，把二十条长短枪和一批弹药如数交了出来。

四月初，游击队教导员刘允高和大队长何光海等同志又用政策攻心的办法，通过内线，缴获伪坛石乡公所长短枪二十支

和一批弹药，游击队声威大震。很多老百姓纷纷起来主动为游击队备粮筹款，传送情报。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又有六十多名青壮年参加了战斗行列，此时，游击队共有一百五十余人，拥有长短枪一百三十余支，何芝清还给游击队送来一部收音机，放在竹子林，架设了天线，收听党中央、毛主席的声音。

一九四九年五月初，我在竹子林开了一个会，传达浙东党的指示，宣传约法八章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动员游击队员为迎接大军南下做好思想准备和战斗准备。浙东党的指示传达后，人人欢欣鼓舞，摩拳擦掌。会后我们派了两名同志到常山县迎接解放军，商谈配合大军解放江山的作战计划。

五月五日，游击队员全部到竹子林集中，我以支队长名义作了战斗动员，发动书写“欢迎解放军！”“拥护共产党！”“清剿国民党反动派！”“共产党万岁！”等标语口号，游击队员们擦枪擦弹，准备担架，通宵达旦。

五月六日上午，游击队按照计划，于十一点钟从竹子林出发，在下午三点钟准时到达大陈待命。我第二野战军五兵团十六军四十六师一三八团到达大陈后，我们便主动向他们介绍敌情、地形，进一步研究解放江山的作战方案。当时确定兵分三路：一路攻城；一路往火车站阻击浙赣线敌人逃跑的列车，兼堵南来之敌；一路插入南门和东门，堵死敌人沿江浦公路和浙赣铁路南逃门户，兼收动摇江山城内守敌军心之效。

战斗打响之后，解放军从西山岭后直逼江山县城市区，游击队迅速控制了城东浮桥和渡口。接着我军攻下皇避山炮台，向大南门发动猛烈攻势，城墙上敌军机枪顷刻成了哑巴，大军从西山岭俯冲直下，犹如神兵天降，直捣敌人设在伪县政府内

的指挥部。这场激战，持续约两小时，全歼江山城内守敌国民党九十六军二个团、交警总队一部及联勤总部官兵约五千余人，缴获汽车五百辆，活捉敌师长李仙岳、刘清鄂。我军伤亡不到五十人。后来，江山县人民政府在城郊西山为牺牲烈士修建了陵墓。

解放江山战斗打响之前，还有一段小插曲。那时，国民党的官僚已是惊弓之鸟，纷纷逃命。其中有个胖子住在小南门器阔公司，整理行装时拿出许多委任状，正想点火烧毁，被我地下党员发现，便去提醒他说：“这些东西烧掉可惜，有朝一日老蒋打回来，是大有用处的！”那胖子听后觉得有理，连连点头，便叫随从弄来一个酒坛，把委任状藏好，埋在菜园里。我军解放江山城之后，游击队逮捕了那个胖子，经过审问，原来是个国民党少将特务，我们搜出他埋藏的委任状，就把他送到南京去。

江山解放以后，游击队与四十六师指战员胜利会师。根据上级指示，成立了以四十六师政委范阳春为主任委员的江山县军事管制委员会，我任军管会委员兼行政处处长。卓青同志任行政处主任秘书，迫使江山县伪县长何永德听从我们指示，向军管会移交了江山县政府的敌伪档案，我们给予他起义人员的待遇。

江山县军管会成立后，一面办理俘虏遣送手续，清理打扫战利品，一面维持社会秩序，组成江山县城防司令部，并发布布告，下乡剿匪，以确保县城军民的安全。江山地下党组织还发动群众，举行了一次欢迎解放军入城仪式，街道两旁红旗招展，锣鼓喧天，秧歌队翩翩起舞，口号声此起彼伏，呈现了万民齐欢腾的动人场面。